

朵园续钞

〔清〕赵本敖／著

宋浒／点校 肖开茂／注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瓮安县委员会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清·赵本敖著

宋游点校

肖开茂注释

朵园续钞

瓮安赵子庸所有

民国九年一月一号录稿藏琴鹤书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瓮安县委员会 编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朵园续钞 / 瓮安县政协委员会编 ; 宋浒点校 .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7.12

ISBN 978-7-221-14622-9

I . ①朵… II . ①瓮… ②宋… III . ①古典诗歌 - 诗集 - 中国 - 清代
IV . ① I222.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3694 号

责任编辑: 唐 皓 吴青益

装帧设计: 刘 津

朵园续钞

清·赵本教 / 著 宋浒 / 点校 肖开茂 / 注释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印 刷 贵阳快捷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95 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

书 号 ISBN 978-7-221-14622-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定 价 38.00 元

前言

《朵园续钞》诗集亦可谓史诗，诗中有今人未知未晓的许多事，颇堪一读。它尘封一百六十余年之久，在“文旅大融合”中，幸赖瓮安史学界不辍挖掘方得面世。

诗作者赵本敖先生，字禹门。出生瓮安县朵云村，系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的大孝子、大廉仕。他早年故乡求学，多次进京赶考，后简拔放任贵州广顺和福建的海澄为官，因遭谗诬而被掺撤，终老故土。集子里的 360 多首诗作，是赵先生近八十年的足迹与心声。

赵先生离去已近两百年了，时移世易，唯有他留下的诗作，有若一个个窗口，可让今天的读者粗略地看到神州大地和桑梓瓮安一些已经远去的影子，例如从“鼠狐骚社里，豺虎遍尘寰”“贼焚民社里，官焚民门楼”“黄沙白骨千层厚，独户单丁九死遗”“十万人家顷刻尽，横尸积岸不闻哀”“衡门纵有栖迟地，满眼兵戈何处寻”等等诗句中。那些远去的影子，必然会荡漾起人们饮水思源，从而倍加热爱与珍惜来之不易的今朝。此外如作者在《湖南道中》一诗里说“沙市人归识面多”并自注“邑人多在沙市卖马”。从这些诗句里可见，瓮安人直至清代，还把瓮安马匹运到湖南沙市贩卖，商贾文化是多么的绵长。还有如作者在《题榕城诗集兼以赠别》一诗里说：

且兰吟席吾乡盛，特起苍头更一家。

半世行藏诗卷富，百年怀抱酒杯赊。

昔时分韵人何处，今日重过鬓已华。

风雨相逢方恨少，饥来驱子又天涯。

这寥寥八句，既再现了那时瓮安士子们“饥来驱子又天涯”的悲惨生活，同时一个“盛”字与一个“富”字，又概括地展现了那时瓮安诗坛的繁荣兴旺，令人神往。诗集里的这些凤毛麟角，佐证瓮安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绝非虚美。此是其一。

其二，从这部诗集中，可看到这位桑梓前贤爱国爱乡的耿耿情怀。

在 360 多首诗里，作者对“国”真可谓情有独钟。他总把故乡称之为“故国”，把他供职的海澄称之为“海国”或“水国”，把业绩突出的先贤或同僚谓之“国士”或“国医”。从诗集里不难窥见，作者自求学到赶考至为官，总是从爱国者们那里去寻取“正能量”。他赶考期间，特意到湖北荆州，瞻仰“桃园结义”的关羽，为其辩解“未失荆州”；对“精忠报国”的岳飞，他亲临河南汤阴进谒其祠，亲至浙江西湖祭拜其墓。“俎豆故国瞻拜处，翻使来人恨更新。”“来时无几日将曛，如别家园不忍分。安得化身千万亿，人间处处有忠坟。”从这些诗句中，可看到作者对这位民族英雄的钦慕与景仰有多高，也可窥到岳飞给作者心灵的熏陶与濡染有多深；对持节牧羊的苏武，对投笔从戎的班超，其爱国之举同样也让作者十分隆崇，他在诗作中多次地吟咏他们“奇功大节独超伦”；唐代王昌龄贬为龙标县尉，在镇江不仅留下“冰心玉壶”的名言，还由于关注民生，

他被百姓誉之“仙尉”，并把芙蓉楼更名“仙尉楼”。作者赵先生两次登临，以诗抒感曰“有句但能追少伯，芙蓉千载胜封侯。”以诗明志曰“千载冰心还自照，满怀尘累总无休。”

正是出于这种国家情怀，作者在读了严光传之后，对那位“隐士”颇有微词。他在《严光》一诗里写道：

帝坐巍然有客星，同眠御榻胜班荆。

人生何幸当平世，忍钓荒滩负圣明。

严光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兼好友，刘秀登基跨上巍然帝座之后，仍旧一如曩昔那样对严光亲密无间，乃至邀其同床叙旧。可刘秀正儿八经的给严颁了“丹诏”，要他“出山”做些事时。严光对同窗故友竟然毫不买账，就是死不“应招”，硬要遁隐林泉。作者认为，抛开旧有情谊不说，即使仅仅就有幸处于清平盛世这一点而言，严光也应当出来投身社会，为社稷有点作为，怎么能忍心冷对“圣明”，远离人世而闲钓荒滩啊！作者脑子里如果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他对严光之隐是很难想到这一层次的。在《挽宗弟子美明府殉难》一诗中，作者对宗弟在官府为平乱“与妻妾同日殉难，尚有嫡生两母在堂，深愁缺养”，作者赵先生肯定是极度悲伤的，但他却写道：“怆然家国堕长城，忠孝从来少两全”“皇天何所报？移孝作丹忠。”那国家至上的情怀，耀然于字里行间。

作者生活在那个“朕即国家”和“官逼民反”的特定时代。他在《久乱》一诗中他写道：

久乱如沉疴，时作复时息。

总缘本先拔，攻补难为力。

从这首诗里，可见作者对当时“乱”的根源，是有相当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诚然他也像许多封建时代的爱国官吏那样，总是把国家清平，百姓安居寄期望于“好皇帝”。正缘于此，当他听到“内奸伏诛”之际所写的《不寐》一诗里写道：

家亦不难到，有梦即能归。

如何鸡报晓，不见蝶来飞。

少主堪追武，奸诛是转机。

睡遭愁遣去，终夜思依依。

并在诗里自注“今上六岁践祚，康熙八岁践祚”。作者觉得“诛奸”是国步向好的“转机”。进而想到“少主堪追武”，并把“少主”与“康熙八岁践祚”作比较，自我认为国之清平，民治安居将可望了。于是睡意都被多年的愁绪荡走了，通宵辗转，只切望好消息能随鸡声报晓而来。

至于作者对故土对乡亲的热爱与眷念，集子里诗篇甚多，例如在《苏关闻乡贼敛迹》中他写道：

风浪滔滔信久沉，乡愁积似五湖深。

遥闻一语传稍静，喜甚家书抵万金。

两个比喻；注释了他与故乡，与相亲的休戚与共是何等的深沉，何等的密切。又如在《寄慰乡邻》中他写道：

身外室家家外邻，春雉秋社共风清。
遭时各抱乱离恨，怀我应同骨肉情。
有福方能桑梓聚，无鱼莫羨鼎钟荣。
何年更复升平盛，灯火元宵共月明。

作者对故乡“春雉秋社”的古朴风习，因背井而历久弥新。他相信即使动乱驱使大家含恨离散，但对他仍是亲同骨肉。他只盼望着清平回复的那一天，能与故乡亲友共度灯火通明团圆如月的元宵之夜。内心对桑梓，对乡亲的那份眷念，何等浓烈、何等急切。再如《咏梅寄慰乡邻》一诗中他说：

独立冰霜界，横枝古意饶。
有花同雪净，无叶受风摇。
怅惆三冬暮，萧疏百卉凋。
睹兹春信动，暖日想非遥。

作者把梅象征故里和乡亲，同时也视为他自己的化身。梅即令在霜雪交加的暮冬，它仍是枝横花净，古韵丰饶，不失坚贞的。既然报春的梅花开了，他相信温暖的春天就不会远了。诗的寓意，诗的共勉与自信，不用挑明是谁都会一目了然。

其三，从《朵园续钞》中，可看到这位桑梓前贤为人为官的优良品行。

诗人是“以孝廉应试都门，大挑一等，简授闽疆，出宰海澄。”读其诗作，不难窥见“孝”和“廉”于作者可谓如影随形。他到茅台，友人送他瓶酒，他一直带到“还家珍远味，持汝奉高堂。”在《闺中》一诗里，作者写道：

且歇浮名累，挑灯一自吟。

宵长更去短，屋矮月来深。

素听茫无据，离愁苦不禁。

遥知老母念，应起望归心。

所谓“闺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考场。已经身置考场了，作者在矮屋月夜中想到的，不是对“跃龙门”的兴奋与紧张，却是想到母亲素常教诲的许多话，怕因远离而变得渺茫。在禁不住的离愁里，他感到遥远年迈的母亲此刻正思念着他，他的回家之心也禁不住油然而生了。尔后，就是父母作古了，作者还去“宿先人墓”即在坟边陪逝者过夜，并以“莱衣姜被”“菽水承欢”等等典故，泪书了不少忆念椿萱的诗作。其孝可见一斑。

伴随作者孝行的，是他为官的廉洁、惜民与敬职。他在《出都赴海澄任》一诗里说：“此行复之闽，一官分浊清。贪吏荣妻子，循吏福民生。”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从作者尔后在“闽垣”诗作的“抚孤无术空名弟，偕老有妻竟作鰥”，及其自注中可以窥见，他在供职海澄期间，不仅没有带上妻子儿女一帮家眷，就是其兄在故土的儿孙，他眼睁睁看到逃亡夭折，也无钱予以资供养。在《接家书荒乱尤甚》一诗里，作者直言“一官难救

一家饥，家望官肥计已痴。……海国山江怜合病，更怜我里药无资。”对于处在饥荒尤甚的“我里”，除了“更怜”之外，作者也拿不出分文予以支助。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朝代，如像作者这样的穷县令，一定是不多的。而且，堂堂县令，在集子里尚有“余丈”笑他鞋烂，给他“赠暖鞋”；尚有“王子符同年嘲予轿陋赠轿”等等诗作。这些“影子”，足证作者为官是颇廉洁的。作者在《慰下第诸子》里谆谆而曰：“莫道家贫急一仕，须知一仕更宜贫。”这慰藉他人的诗句，无疑也是作者为官体验的自我总结。作者在“时将官之闽”而《恭呈吴乃庵刺史德政》一诗中，对当时主政瓮安的吴刺史，举完“德政”后他写道：“低徊乐利鸿飞后，愿窃余风福海民。”作者说他学取榜样吴刺史，到海澄后为那里的百姓造福。在海澄做县令中，依照当地“旧例，民有跋扈者，烧房示威”。对此“旧例”作者却没有照搬。《在澄感怀》一诗中，作者写道：

别我山间月，临兹海上潮。

行囊同地瘠，故国与天遥。

苦亦知苗稿，除难尽莠骄。

千疮连石壁，未忍再加蒿。

当他看到跋扈者千疮百孔的破房子是依赖一堵石壁靠着时，他却联想起自身远离故乡，想到自己为官贫如瘠土。望着跋扈者苦若稿苗，又憎其跋扈的你劣行难改。就这样看着，想着，最后他居然不忍心把点燃的枯蒿，举火去烧跋扈者的破房子。还有，作者在“漳郡乱”，“维时民蹙城空，自分必死，预作

联自挽”，旋既而写的诗里说：

伤怀国步共艰难，生死存亡各异天。

栋折榱崩零落后，何期瓦片尚亦然。

一个“行囊同地瘠”“有妻竟作鰥”的外籍“裸”县令，在“民蹙城空”的艰险之际，“栋折榱崩”即别的官吏都折或崩了，他自己不是想家室，不是思妻儿，还把自己当块“瓦片”，唯念责任所系而决心以死殉职。在那个时代，这样惜民且敬业的县令，一定也是凤毛麟角。

其四，从《朵园续钞》诗集中，可看到这位桑梓前贤的爽直禀性和治学精神。

从作者的360多首诗中，不难看到他的心直口快，不谄阿谀。在诗里他不仅讥哂严光，不仅认为荆轲行刺是不计后果的鲁莽，“纵能刺秦王，燕丹祸更烈”。而且就是对同寅同僚，作者也不理睬“避讳”，怕得罪人。在《题但太史复园兼此奉赠》一诗中，他描写了“长夏复园万竹森，玉堂人在百花荫”，以及堂阁内外诸多景观与壁上画像之后，针对太史安然于此颇为不满，于是他在结尾两句就毫不客气单刀直入的写道：“怪君恋此清幽胜，辜负苍生望作霖。”站在苍生的立场上，将这样的诗句“兼此奉赠”。对一位惯享清幽的太史公“奉赠”这样的诗，无疑只能是结怨。集子里有首《旌表节孝先嫂龙孺人建坊》。在封建社会，女人死后能得到朝廷“旌表节孝”，晋升“孺人”，而且建立牌坊予以彰扬，那是合家合族都感到无上光彩的事，几辈人还会津津乐道。但作者对此竟不以为然，他在诗中写道

“怆怀杖屨独行什，不愿孺人享此荣。”意即他只希望嫂子活着，仍旧如生前那样挂念着丈夫与儿女，不愿看到嫂子死后兄失妻，子失母，高堂失伺候，在骨肉离散的悲惨境况里享此等虚荣。更有甚者，就是对于关乎作者一生荣辱的考“科举”，他在诗里也公开直言是“浮名累”，是“苦贪一名第”，乃至把做官也公开直言是“羈身”，是“失足”，是“一误入笼中”。尤其在“被谤”和“遭参撤”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宦海无风三尺浪”的官场，他“入世难寻弭谤术，侯门更拙取容方”。认识到他“不能善舞邀青眼，空自悲歌到白头。”但他不迎合，不折腰，仍秉性不移，我行我素。在《题江弢叔我今》一诗中，作者坦言“一生苦被百忧煎，成佛升仙欲解难。我有一方君未领，人生只合作痴顽。”在“一生苦被百忧煎”的岁月里，作者那种心系国家、情念苍生、蔑视虚荣、淡然“科举”、怨恶官场的“痴顽”，能坚持到底，确实是弥足珍贵。

当然，弥足珍贵的还有作者的进取精神。诗集里作者自言他是经历“七试两挑一宦成”。“七试两挑”，必然有多次的不顺心，从“一宦成”到“遭参撤”更有不顺心。这些不顺心占去多少心力交瘁的岁月没法知晓。但作者在北上赶考前夕，有感而发写了首《灯》：

怀人北去七千里，共尔南窗四十年。

总角亲知终有别，长宵更漏独相怜。

分光不任乾坤息，片影能将岁月延。

自照孤帆传昔夜，茫茫今古各凄然。

从“总角”分光到“四十年”长宵更漏，再到“北去”时，或许离五十岁是不太远了。近五十年迎“七试两挑”而一直油灯作陪，孤帆于今古探骊，没有追求进取的精神和毅力是难以维系的。作者在《有生》里说，“六十已逾二，有生能几何。聪明随日短，老病废诗多……余阴强自惜，早起补闲过。”六十二岁耳聋眼花了，还强吝余阴，早早起来补上因病荒废的诗作。在《黄河》一诗里作者说，“浮生路已到黄河，才尽年衰感慨多。莫道黄昏时近暮，耄龄卫武重磋磨。”以“耄龄卫武”自我激励，足见是年龄大体相仿，同时足证他还未拒磋磨。而“磋磨”的内容绝非等死。故其“一生苦被百忧煎”却不曾颓废，尚犹进取，更是难能可贵的。

除了上述这些，至于本诗集所蕴含的诸多博大精深统文化，相信读者披卷自有体会，自有愉悦，无须赘叙。

政协瓮安县委员会

2017年11月10日

序一

王承鐸

书曰：“诗言志”。又曰：“诗以理性情”。《毛诗》三百篇，无非孝子忠臣、劳人怨妇抚时感事，发而为诗，初非欲传于后世也，聊以舒其性情耳。故善诗者，必以阅历而工。子美之诗善陈时事，职是故耳。道、咸间，吾邑赵禹门先生，以名孝廉出宰海澄。时闽省多难，邻县俱破，先生调度有方，独全一县。平日以死自誓，虽不为时势所动摇，然抚时感事，抑郁难宣，故吟咏成帙，亦非欲传于后世也，聊以舒其性情耳。民国己未，宅相子庸以先生《朵园续钞》来索余叙。先生，固子庸之王祖也。读先生诗，即可想见其为人所遭遇者矣。非所谓诗以阅历而工者欤？爰不自揣，书数语以弁之，先生有知，当不以为谬也。是为叙。

时在民国九年一月八号

敬叙于《续修贵州通志》瓮安县采访事务所

序二

商廷楠

前清道咸间，吾乡多绩学之士，文采风流为下游冠，而赵禹门先生，其最表著者也。楠自少小耳熟公名久矣！迨少长，晋接诸先辈，谈论恒及公，谓其学问渊雅，才力宏富。顾生也晚，未获趋承几席，一亲咳唾，甚可惜也。

己未冬，其曾孙子庸录公《朵园续钞》诗集四卷，征序于余，欲以付梓。子庸固受业余门，以高等小学毕业者。夫以楠之肤浅无文，何敢序公？然于公景仰之忱，久萦方寸。复嘉子庸之能念祖德而嗣徽音也。遂乃忘固陋而徇其请，窃溯公昔日以孝廉应试都门，大挑一等，简授闽疆，出宰海澄。数年中，兴利剔弊，政声卓然，循良之誉久矣。在人耳目，征公之志，方欲以功业建树，一时何暇籍雕虫之末以自表异哉。詎意天不假年，竟未迁擢而即弃世。呜呼，天之报施善人，若挽若抑，所谓不可以常理测者非耶。然公虽赍志以去，而其继体皆能以文学世其家。迄今孙曾辈复颖秀特立，或者名位不满，其德报施之礼，不于其身而于其子孙，未可知也。观公之诗，不以新巧为工，不以宕逸立异，洒洒然直抒胸臆。忠孝仁慈之气，时溢于言表，足以与吾乡先哲宋瑞吾先生之《吟我集》后先辉映，同为不朽者。而识者谓其皆得力于草堂之学派，洵不诬也。惜乎《吟我集》

兵燹后化为灰烬，而存者仅县志所载一序，惟公之诗独留千古，是何瑞吾先生之不幸，而公之独幸欤！要之功深学富，诗卷长留，树一帜而传后世，于公无疑。但以公成德达材之度，而世之传公者，仅于此诗钞四卷，有有以知非公之素志也。此楠所以序公诗，而复为公有所深憾者也。

民国八年岁次己未仲冬长至后六日

后学商廷楠沐手敬序于龙池之近莲居西轩

读朵园续钞评

截体时出新意，五律遒练，七律精心，结撰字字苍坚，知寝馈于唐宋诸家深矣。至其困守危城，援孤力尽，犹能从容顾盼，吟啸自豪，非吾计已定者，何能有此也。卒之六城俱破，澄邑独全，此中殆有天焉。当与同时殉节诸君，并传不朽。

治晚生蔡元祈顿首拜读。

“怜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惟先生足当斯语。作者尝自咏之胸中，挟有必传诗，洵非夸张。则香雪之服，膺亦非标榜。此道前有千古，后有万年。久之，是非自定，觉珠玉在前，但不能不惊异耳。

年愚弟刘炳辉顿首拜读。